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十一回 亂撞鐘比舍受虛驚 齊舉案聯襟承厚待

按：沈小紅坐在榻床下手，一言不發。蓮生自在上手吸煙。房裏沒有第三個人。足有一點鐘光景，小紅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蓮生搔耳爬腮，無可解勸，也就憑他哭去。無如小紅這一哭，直哭得傷心慘目，沒個收場。蓮生沒奈何，祇得挨上去央告道：「耐噪意思我也蠻明白來裏。我末就依仔耐，叨光耐勸哭哉，阿好？耐再要哭，我肚腸要撥來耐哭出來哉。」小紅哽噎著嘆道：「勸來搭我瞎說！耐一徑騙下來，騙到仔故歇，耐倒還要來騙我！耐定歸要拿我性命來騙得去仔了罷噪。」蓮生道：「我故歇隨便說啥閑話，耐總勿相信，說是我騙耐。難也勸說哉，我明朝就去打一張莊票來搭耐還債，耐說阿好？」小紅道：「耐個主意勿差，耐搭我還清仔債末，該搭勿來哉，阿是？故末好去做張蕙貞哉，阿是？耐倒乖來噪！耐勿情願搭我還末，我也勸耐還哉！」說著，仍別轉頭去，吞聲暗哭。蓮生急道：「啥人說去做張蕙貞嘍？」小紅道：「耐勿去哉？」蓮生道：「勿去哉！」被小紅劈面咄了一口，大聲道：「耐去騙末哉！耐看來噪，我明朝死來噪張蕙貞搭去。」蓮生一時摸不著頭腦，默臉思索，沒得回話。適值阿珠提水鉢子上來沖茶，蓮生叫住，細細告訴他，問他：「小紅是啥意思？」阿珠笑道：「王老爺蠻明白噪，倪末陸裏曉得嘍？」蓮生道：「耐倒說得好，我為仔勿明白了問耐嘍！」阿珠笑道：「王老爺，耐是聰明人，阿有啥勿明白嘍！耐想：倪先生一徑搭耐蠻要好，耐為啥勿搭倪先生還債呢？今朝反仔一場，耐倒要搭倪先生還債哉，阿像是耐動氣仔了說個閑話？耐為動氣了說搭倪先生還債，耐想倪先生阿要耐還嘍？」蓮生跳起來跺腳道：「祇要俚勿動氣末纔是哉，例說我動氣！」阿珠笑道：「倪先生倒也無啥動氣，單為仔王老爺嘍。耐想：倪先生阿有第二戶客人？耐王老爺再勿來仔，教倪先生那價呢？祇要倪先生面浪交代得過，耐就再去做個張蕙貞，也無啥要緊。倪先生欠來噪幾花債，早末也要耐王老爺還，晚末也要耐王老爺還，隨耐王老爺個便好哉！耐王老爺待倪先生要好勸好，也勿在乎此。王老爺阿對？」蓮生道：「耐也說得勿明白嘍。我勿搭俚還債末，生來說我勿好；我就搭俚還仔債，俚原說我勿好。俚到底要我那價末算我要好哉嘍？」阿珠笑道：「王老爺也說笑話哉，阿要我來教耐？」說著，提水鉢子一路佯笑下樓去了。

蓮生一想沒奈何，祇得打疊起千百樣柔情軟語去伏侍小紅。小紅見蓮生真個肯去還債，也落得收場，遂趁此漸漸的止住哭聲。蓮生一塊石頭方纔落地。小紅一面拿手帕子拭淚，一面還咕嚕道：「耐祇怪我動氣，耐也替我想想看，比方耐做仔我，阿要動氣？」蓮生忙陪笑道：「應該動氣，應該動氣！我做仔耐是一徑要動到天亮噪。」說得小紅也要笑出來，卻勉強忍住道：「厚皮噪來，啥人來理耐嘍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聽得半空中「噠！噠！噠！」一陣鐘聲。小紅先聽見，即說：「阿是撞亂鐘？」蓮生聽了，忙推開一扇玻璃窗，望下喊道：「撞亂鐘哉！」阿珠在樓下接應，也喊說：「撞亂鐘哉，耐噪快點去看看嘍！」隨後有幾個外場趕緊飛跑出門。

蓮生等撞過亂鐘，屈指一數，恰是四下，乃去後面露臺上看時，月色中天，靜悄悄的，並不見有火光。回到房裏，適有一個外場先跑回來報說：「來噪東棋盤街噪。」蓮生忙端在桌子傍高椅上，開直了玻璃窗向東南望去，在牆缺裏現出一條火光來。蓮生著急，喊：「來安！」外場回說：「來二爺搭轎班纔跑得去看看哉。」蓮生急得心裏突突的跳。小紅道：「東棋盤街末關耐啥事嘍？」蓮生道：「我對門就是東棋盤街嘍。」小紅道：「還隔出一條五馬路噪。」

正說時，來安也跑回來，在天井裏叫「老爺」，報說道：「東棋盤街東首，遠勿多哩。巡捕看來噪，走勿過哉。」蓮生一聽，拔步便走。小紅道：「耐去哉？」蓮生道：「我去仔就來。」蓮生祇喚來安跟了，一直跑出四馬路，望前面火光急急的趕。

剛至南書錦里口，祇見陳小雲獨自一個站在廊下看火。蓮生拉他同去，小雲道：「慢點走末哉。耐有保險來保，怕啥嘍？」蓮生腳下方放松些。祇見轉灣角上有個外國巡捕，帶領多人整理皮帶，通長銜接做一條，橫放在地上，開了自來水管，將皮帶一端套上龍頭，並沒有一些水聲，卻不知不覺皮帶早漲胖起來，繃得緊緊的。於是順著皮帶而行，將近五馬路，被巡捕擋住。蓮生打兩句外國話，纔放過去。那火看去還離著好些，但耳朵邊已拉拉雜雜爆得怪響，倒像放幾千萬炮一般，頭上火星亂打下來。

蓮生、小雲把袖子遮了頭，和來安一口氣跑至公館門首，祇見蓮生的侄兒及廚子、打雜的都在廊下，爭先訴說道：「保險局裏來看過歇，說勸緊，放心末哉。」陳小雲道：「要緊末勸緊，耐拿保險單自家帶來噪身邊，洋錢末放鐵箱子裏，還有啥帳目、契券、照票多花木，理齊仔一搭，交代一個人好哉。物事勸去動。」蓮生道：「我保險單寄來噪朋友搭嘍。」小雲道：「寄來噪朋友搭末最好哉。」

蓮生遂邀小雲到樓上房裏，央小雲幫著收拾。忽又聽得「豁刺刺」一聲響，知道是坍下屋面，慌去樓窗口看。那火舌頭越發焰起來，高了丈餘，趁著風勢，正呼呼的發嘯。蓮生又慌的轉身收拾，顧了這樣卻忘了那樣，祇得胡亂收拾完畢，再問小雲道：「耐搭我想想看，阿忘記哈？」小雲道：「也無啥哉。耐勸極哩，包耐勸緊。」蓮生也不答話，仍去站在樓窗口。忽又見火光裏冒出一團團黑煙，夾著火星滾上去，直沖至半天裏。門首許多人齊聲說：「好哉，好哉！」小雲也來看，說道：「藥水龍來哉，打仔下去哉。」果然那火舌頭低了些，漸漸看不見了，連黑煙也淡將下去。蓮生始放心歸坐。小雲笑道：「耐保仔險末阿有啥勿放心哩？保險行裏勿曾來，耐自家倒先發極哉，賽過勿曾保險嘍。」蓮生也笑道：「我也曉得勸緊，看仔阿要發極嘍！」

不多時，祇聽得一路車輪碾動，氣管中「嗚嗚」作放氣聲，乃是水龍打滅了火回去的。接著蓮生的侄兒同來安等說著話，也都回進門來。蓮生喊來安沖茶。小雲道：「倪要去困去哉。」蓮生道：「原搭耐一淘去。」小雲問：「到陸裏？」蓮生說是「沈小紅搭」。小雲不去再問，下樓出門，正遇著轎班抬回空轎子來，停在門口。小雲便道：「耐坐轎子去，我先去哉。」蓮生也就依了：乃送小雲先行。

小雲見東首火場上原是煙騰騰地，祇變作蛋白色，信步走去望望。無如地下被水龍澆得濕漉漉的，與那磚頭瓦片，七高八低，祇好在棋盤街口站住，覺有一股熱氣隨風吹來，帶著些灰塵氣，著實難聞。小雲忙回步而西，卻見來安跟王蓮生轎子已去有一箭多遠，馬路上寂然無聲。這夜既望之月，原是的朧圓的，逼得電氣燈分外精神，如置身水晶宮中。

小雲自己徜徉一回，不料黑暗處，好像一個無常鬼直挺挺站立。正要發喊，那鬼倒走到亮裏來，方看清是紅頭巡捕。小雲不禁好笑。當下徑歸南書錦里祥發呂宋票店樓上，管家長福伏侍睡下。

明日起身稍晚了些，又覺得懶懶的。飯後，想要吸口鴉片煙，祇是往那裏去吸？朱藹人處雖近，聞得這兩日陪了杭州黎篆鴻白相，未必在家。不如就金巧珍家，也甚便益。想畢，蹓下樓來。胡竹山授與一張請客條子，說是即刻送來的。小雲看是莊荔甫請至聚秀堂陸秀寶房喫酒。記得荔甫做的信人叫陸秀林，如何倒在陸秀寶房喫酒起來？料道是代請的了。

小雲撩下出門，也不坐包車，祇從夾牆窄弄進去，穿至同安里口金巧珍家，祇見金巧珍正在樓上當中間梳頭。大姐銀大請小雲房間裏去，取水煙筒要來裝水煙。小雲令銀大點煙燈。銀大道：「阿是要喫鴉片煙？我搭耐裝。」小雲道：「祇要一點點，小筒頭好哉。」

及至銀大燒成一口鴉片煙，給小雲吸了，那金巧珍也梳好頭，進房換衣，卻問小雲道：「耐今朝無撥啥事體末，我搭耐去坐馬車，阿好？」小雲笑道：「耐還要想坐馬車！張蕙貞噪撥沈小紅打得來，為仔來噪坐馬車嘍。」巧珍道：「俚噪也自家諂頭，撥來沈小紅白打仔一頓。像倪，要有人來打仔倪，倪倒有飯喫哉。」小雲道：「耐今朝啥高興得來，想著去坐馬車哉嘍？」巧珍道：「勿是高興坐馬車，為仔倪阿姐昨夜頭嚇得要死，跑到倪搭來哭，天亮仔坎坎轉去，我要去望望俚阿好來噪。」小雲道：「耐阿姐來裏繪春堂，遠開仔幾花朵，嚇啥嘍？」巧珍道：「耐倒說得寫意噪！勿嚇末，為啥人家纔搬出來哉嘍？」小雲道：「耐去望阿姐末，教我坐來噪馬車浪等耐？」巧珍道：「耐就一淘去望望倪阿姐，也無啥。」小雲道：「我去末算啥嘍？」巧珍道：「耐去喊

仔擋乾濕末哉。」小雲想也好，便道：「價末就去哉啵。」巧珍即令娘姨阿海去叫外場喊馬車。

須臾，馬車已至同安里門口，陳小雲、金巧珍帶娘姨阿海坐了，叫車夫先從黃浦灘兜轉到東棋盤街，車夫應諾。這一個圈仔沒有多路，轉眼間已至臨河麗水臺茶館前停下。阿海領小雲先行，巧珍緩步在後，進弄第一家便是繪春堂。

小雲跟定阿海一直上樓。至房門前，阿海打起簾子，請小雲進去。祇見金巧珍的阿姐金愛珍靠窗而坐，面前鋪著本針線簿子，在那裏繡一祇鞋面。一見小雲，帶笑說道：「陳老爺，難得到倪搭來啵。」阿海跟進去，接口道：「倪先生來望望耐呀。」愛珍道：「價末進來哩。」阿海道：「來啵來哉。」

愛珍忙出房去迎。阿海請小雲坐下，也去了。卻有一群油頭粉面倌人，雜沓前來，祇道小雲是移茶客人，週圍打成拷佬圈兒，打情罵趣，假笑佯嗔，要小雲攀相好。小雲也覺其意，祇不好說。適值金愛珍的娘姨來整備茶碗，小雲乃叫他去喊乾濕。那娘姨先怔了一怔，方笑說：「陳老爺勸客氣哉。」小雲道：「故是 본家規矩啵，耐去喊末哉。」那些倌人始知沒想頭而散。

一時，金愛珍、金巧珍並肩攜手，和阿海同到房間裏。巧珍一眼看見桌子上針線簿子，便去翻弄，翻出那鞋面來仔細玩索。愛珍敬過乾濕，即要給小雲燒煙。小雲道：「勸客氣，我勿喫煙。」愛珍又親自開了妝臺抽屜，取出一蓋碗玫瑰醬，拔根銀簪插在碗裏，請小雲喫。小雲覺很不過意，巧珍也道：「阿姐，耐勸去理俚，讓俚一干仔坐來啵末哉。倪來說說閑話哩。」

愛珍祇得叫娘姨來陪小雲，自向窗下收拾起鞋面並針線簿子，笑道：「做得勿好。」巧珍道：「耐倒原做得蠻好，我有三年勿做，做勿來哉。舊年描好一雙鞋樣要做，停仔半個月，原拿得去教人做仔。教人做來啵鞋子總無撥自家做個好。」愛珍上前撩起巧珍褲腳，巧珍伸出腳來給愛珍看。愛珍道：「耐腳浪著來啵倒蠻有樣子。」巧珍道：「就腳浪一雙也勿好啵，走起來祇望仔前頭戳去，看勿留心要跌煞啵。」愛珍道：「耐自家無撥工夫去做末，祇要教人做好仔，自家拿來上，就好哉。」巧珍道：「我原要想自家做，到底稱心點。」

姊妹兩個又說些別的閑話，不知說到甚麼事，忽然附耳低聲，異常機密，還怕小雲聽見，商量要到間壁空房間去。巧珍囑小雲道：「耐等一歇。」愛珍問小雲：「阿喫啥點心？」小雲忙攔說：「倪勿多歇喫飯，勸客氣」愛珍道：「稍微點點。」巧珍皺眉插嘴道：「阿姐，耐啥實概嘎，我搭耐阿有啥客氣哩？俚乃要喫啥點心，我來說末哉，俚乃也勸喫啵。」愛珍不好再問，祇丟個眼色與娘姨，卻同巧珍去空房間說話。

不多時，那娘姨搬上四色點心擺下三副牙筷，先請小雲上坐。小雲祇得努力應命。再去間壁請巧珍時，巧珍還埋怨他阿姐，不肯來喫，被愛珍半拖半拽，讓了過來。巧珍見有四色，又說道：「阿姐，倪勿來哉！耐算啥哩？」愛珍笑而不答，捺巧珍向高椅上與小雲對面坐了，便取牙筷來要敬。巧珍道：「耐再要像客人來敬我，我勿喫哉。」愛珍道：「價末耐喫點哩。」當即轉敬小雲。小雲道：「我自家喫仔歇哉，耐勸敬哉。」巧珍道：「耐啥一點點勿客氣哉嘎？倒虧耐勸面孔。」小雲笑道：「耐阿姐賽過是我阿姐，阿是無啥客氣？」愛珍也笑道：「陳老爺倒會說啵。」巧珍向愛珍道：「耐自家也喫點哩，阿要倪來敬耐嘎？」

小雲聽說，連忙取牙筷夾個燒賣送到愛珍面前。慌的愛珍起身說道：「陳老爺勿要哩。」巧珍別轉頭一笑，又道：「耐勿喫，我也要來敬耐哉。」愛珍將燒賣送還盆內，自去夾些蛋糕奉陪。巧珍也祇喫了一角蛋糕放下。小雲倒四色都領略些。巧珍道：「有辰光教耐喫點心，耐勸喫。今朝倒喫仔多花。」小雲笑道：「為仔阿姐去買起點心來請倪，倪少喫仔好像對勿住，阿是？」愛珍笑道：「陳老爺，耐倒說得倪來難為情煞哉！粗點心阿算啥敬意嘎？」

娘姨絞過手巾，阿海也來回說：「馬車浪催仔幾埭哉，我恨得來！」巧珍道：「倪也是好去哉，點心也喫過哉。」小雲笑道：「耐算搭阿姐客氣，喫仔點心謝也勿謝，倒就要想去哉。也是個勸面孔。」巧珍笑道：「耐勿去，阿要想喫夜飯？」愛珍笑道：「便夜飯是倪也喫得起哉，就請勿到陳老爺啵。」當時小雲、巧珍道謝告辭而行。

第十一回終。